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北夷

北夷

韃靼即契丹

自矯州西奚迤東故皆東夷地迤西則韃靼也北故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晉劉淵父子始表中國後魏時蠕蠕獨彊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

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各據分地
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 皇明
洪武戊申克元都元主走應昌是時東北諸胡多從之
北遁遺孽王保保賀宗哲間出擾西北境 庚戌徐達
李文忠等襲破應昌執元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詔免
獻俘封崇禮侯太子愛獻識理達臘北走虜庭爲之一
空是冬賜元主謚順帝愛獻識理達臘稱帝于虜中平
章僧家奴寇雲州 辛亥夏六月納哈出寇遼東納哈
出元木華黎裔孫也是冬華雲龍擒僧家奴獨王保保
遁去 壬子三月李文忠敗王保保于土刺河又遁去
四月又敗之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 甲

寅秋九月送元崇禮侯北歸 丙辰秋傅友德擒元通
臣伯顏帖木兒元故將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屯衆和林
爲邊患庚申春沐英擒脫火赤獲其全部以歸是年愛
猷識理達臘卒謚昭宗次子脫古思帖木兒嗣遣平章
乃兒不花等寇邊 辛酉春達等出塞襲之大捷時元
遺孽幾滌盡惟納哈出未獲先是 太祖既獲納哈出
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 上令降萬戶黃疇察其
去就納哈出求歸遂遣之納哈出既歸遂潛據金山出
沒遼東殺掠吏民 丁卯宋國公馮勝及郭英張龍王
弼等討納哈出納哈出窮迫遂及其學士也先帖木兒
國公觀童并部下二十萬人降 戊辰春納哈出至京

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 賜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
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散其衆居雲南兩廣福建諸處
未幾納哈出隨傳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 賜葬南京
封其子察罕滿陽侯坐黨廢及四月藍玉等征虜殺其
將蠻子本尉追至捕魚兒海擒其將咬咬司徒義家太
尉與古達兒十不達刺及次子地保奴后妃等四萬餘
人都督俞通淵何福以兵趨曲律連河招降平章阿晚
木等元主益王脫古思帖木兒領十餘騎出走也先速
迭兒之地被弑部落潰散地保奴有怨言遣使致之琉
球自是元主之裔削矣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後稱
小王子者其裔也時元主土馬爲其知院拉法來國公

者撒丞相失烈門等所據已而願內附 上遣使授印
與武官 己巳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是冬遣使
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奉 勅往諭不報
庚午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伏
塞下是春 上命 成祖統頴國公傅友德等出迤都
山擒乃兒不花而還遼王阿札失里屯朵顏山寇邊辛
未 成祖役督傅友德郭英出塞捕之俘五百餘人七
月還至金鞍山經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襲虜酋札都過
黑松林熊皮山又破達達兀刺罕皆大獲都督劉貞宋
晟征哈梅里兀納失里遁去遂攻破其城斬酋千餘人
是時北虜君弱臣強壬申 成祖巡邊捕虜秋九月都

督周興討也遠迭兒大破之于徹徹兒山千戶鄭亨出塞幹難河宣國恩以撫殘衆虜亦歛去荒遠不窺邊十餘年 丙子 成祖出大寧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捕虜 戊寅勅近塞諸王防虜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爲可汗 永樂癸未遣指揮朵兒恍惚等奉

勅以織金文綺四端往諭鬼力赤并 勅太師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 賜文綺二末幾虜入遼東塞掠懿路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以兵擊左刺馬哈木鬼力赤等不勝時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虜寇灰溝

村黃甫川 乙酉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聞兀良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脩之朝廷遣鎮守甘涼都督宋晟往招其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夏四月把都帖木兒及倫都兒灰率衆款塞秋七月命把都帖木兒爲右軍都督僉事 賜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爲後軍都督僉事 賜姓名柴秉誠部下保任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賜姓名楊效誠餘皆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居之涼州 丙戌頭目滿東兒灰等來歸命滿東兒灰爲都指揮 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刺台爲都指揮僉事 賜姓名柴汝誠餘指揮千百戶等居之涼州莊浪寧夏三衛夏四月書謝鬼力

赤不報蓋虜貴種類不服鬼力赤至是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三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爲太師始與中國不通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與阿魯台勢不相壹遂各相讎擊戊子馬哈木等來歸詔以爲順寧王大平賢義王把禿字羅烏安樂王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四端持書往諭本雅失里不報本雅失里承鬼力赤之亂其下叛服不常是冬鞏昌吳允誠之子吳谷蘭崇秉誠之子柴別力哥願出塞自效從之己丑春三月駕北巡夏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反給事中郭驥等以綵幣六表裡持書往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

失帖木兒等綵幣驛至虜殺之 成祖父怒謂廷臣曰
此虜負朕恩罪不可赦六月命漢國公丘福武成侯王
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帥師北征
上諭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約諸將拜命
遂行先是本雅失里營廬胸河虜挑戰輒佯敗福遂乘
勝渡河深入虜又授意尚書一人詐奔降言本雅失里
聞大兵至皇怖思北走福用被獲者爲嚮道直抵虜營
遠等力阻不聽繞數里虜伏四起遠聰皆戰死福被執
全軍遂沒事聞 上震怒決意親征遣書諭 皇太子
南京監國先期 詔陝西山東山西湖廣等處衛各給
鈔行糧赴征命將督之以從 庚寅春二月丁未 駕

發五月朔入雁胸河遣哨馬略蒼山峽遇胡騎得箭一矢
馬四疋而還明日指揮欽公略玉華峰擒一虜譯之始
知虜在兀古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明日以清遠侯
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 上以輕騎擊虜入齊二十
日糧以尚書方賓胡廣隨又明日臨幹難河即元太祖
始興之地
本雅失里擁衆來戰 上麾先鋒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去二十六日班師六月朔次凝翠岡明日至飛雲壑阿
魯台列陣以待上督精騎推敗之阿魯台急率其妻子
遁去次廣漠遣兵搜虜于山谷間復大破之遂自廣漠
渡河殘虜尚出沒尾我 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
輜重在後誘之虜望見爭馳我伏起虜倉惶走遂俘數

人餘多走死虜由此遂絕七月二十至開平營于幹耳
朵華言宮殿也元宮殿故址猶存過龍門有西山峙立
中有水最險遂即其山 賜名擒胡勒銘是月十七日
駕還京辛卯冬阿魯台款塞且請以女直吐番入其
部落黃淮曰北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
一則難圖矣 上遂拒之 癸巳 駕又北巡冬十月
阿魯台降封和寧王母妻皆夫人瓦剌馬哈木等怨之
遂失朝貢 甲午春 上親征馬哈木等仍以金幼孜
胡廣楊榮扈從以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
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爲前鋒三月庚辰

駕發 皇太孫隨六月三日進三峽口遇虜數百人擊走之七日駐慈蘭忽失溫時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上躬擐甲胄自督銳卒先陣一衝諸將繼之神機砲四發虜驚潰棄馬亟奔入山大兵東西夾攻之虜且戰且走至暮大破之人馬殺傷無算虜號哭遁去追至土刺河而還明日 賜其地曰殺胡鎮遂班師八月朔 駕還京 乙未冬馬哈木遣使貢馬且伏罪時使者洩言馬哈木以阿魯台內附將爲己害欲移兵幹難河俟冬襲阿魯台 上曰斯言雖未信然吾須有脩十二月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及大同開平遼東等處守臣防邊丁酉馬哈木死子脫歡嗣順寧王

辛丑春三月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
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寢威南原保息塞外故降

上曰虜性黷詐遂賜之封俾仍居塞阿魯台亦感恩

數遣使貢馬遣子入朝夕之生聚牧畜蕃富又克悖桀
驚遂刼掠朝使出沒塞下爲寇上怒下令親征壬

寅春三月駕發七月兵次于殺胡原阿魯台震怖盡

棄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濶海子側率家屬北遁上命

焚其輜重收其牧而還時兀良哈爲孽比班師遂分

步騎爲五道疾趨屈列兒河兀良哈惧率衆南走上

摩兵追之斬首數百級直覆其巢穴斬虜酋數十人獲

人畜十餘萬而還九月駕還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

王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遂居內地
癸卯阿魯台犯邊 上命寧陽侯陳懋等爲先鋒
七月 駕次宣府九月朔抵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
納台等率妻子降且言阿魯台狀 上授阿失等俱正
千戶十月 駕次上莊堡先降陳懋覘虜在飲馬河進
至宿莧山口會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妻子部落內附
上喜封忠順王 賜姓名金忠其甥把罕台爲都督
部下察卜等七人皆都指揮餘正千戶金忠屢奏阿魯
台不順夫命弒王殘民請討之願爲先鋒自效 上曰
卿意甚善但師出有名耳 甲辰春正月阿魯台寇大
同開平 上遂親征以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從

征遂狀阿里台罪以示兵端 己酉 駕發庚午次隰
寧偵虜指揮把里禿言虜往荅蘭納木兒遁去 上謂
張輔等曰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遂
班師七月辛卯駕崩榆木川 洪熙改元賜本雅失里
妻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七月瓦剌部脫脫來歸已而
馬哈木攻敗阿魯台衆推元裔脫脫不花爲可汗居迤
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馬哈木與其子脫歡孫也先居
于瓦剌 宣德元年正月 勅瓦剌王子捏烈忽嗣父
賢義王脫歡入貢亦令嗣父王 二年和寧王阿魯台
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人入貢 三
年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朝貢 賜金綺加賜歪思弓

刀甲冑四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鵬鶚

五年虜諸酋相構往來攻塞下 六年二月初大同

總兵武安侯鄭亨云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
敗北部落離散假息近邊即欲來降宜嚴為籌備仍遣

勅諭阿魯台 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

牧遼東塞明年二月阿魯台自遼東遣人入貢 上勅

總兵巫凱云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

東謹防之七月虜入大同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涼州

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奏轆轤也先帖木兒等款

塞 上曰謫虜未可輒信慎防之四月阿魯台敗十尾

刺八月脫歡殺阿魯台遂遣人以故元玉璽獻九月阿

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授中府左都督是年虜朵兒只
伯寇涼州寧夏十二月虜人開平塞千戶楊洪擊走之
完者帖木兒寇甘肅千戶王敬出禦遂擒以歸 正統
元年虜寇鎮番及丹山又入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朵兒
只伯讐殺相併成國公朱勇言兩虜和合勢益強盛宜
勅沿邊爲脩已而脫歡潛通兀良哈女直伺塞下

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時朵兒只伯數掠甘涼兵部
尚書王驥以兵出塞搗其巢敗走之 八年也先阿魯
骨遣人貢馬是時也先強脫脫不花弱也先以妹妻脫
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並入朝得 賜金幣無筭
使人館京師逾春乃遣以故也先氣益驕劫我通事出

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遂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
南朝公主已而通事謾曰爲若秦皇帝許之也先大喜
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已已春也先遣使二千餘人
聲言三千來貢馬且曰聘禮也朝廷不知答 詔不及
和親事又中官主振裁其馬價也先慚怒遂謀大舉七
月入掠大同宣府諸塞城堡多陷沒 朝廷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四將軍出禦皆陷時王振用事遂挾 駕親
征是月十七日 駕度居庸次宣府譟報曰甚人情不
保且乏餉士卒多餓死八月 駕至狼山朱勇戰没于
鷄兒嶺十四日 駕次土木四面皆虜十五日我戰失
利已而衆潰虜遂奉 駕北行 景泰元年正月虜入

大同寒三月虜入偏頭關萬全等處大掠蔚州朔州五月虜入河曲遂圍代州尋請和送上皇還秋八月上皇至自北虜十一月虜入寧夏塞二年也先遣人貢馬遂切寤普化欲自立爲可汗時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言普化也先嘗殺乞統兵出宜府大同討虜復讐不聽未幾虜遣使皮馬兒黑麻等來朝貢且邀我使往報三年正月遣書答瓦剌可汗時也先攻敗可汗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瓦剌哈依沙不丹也先擊破之收其妻妾太子人畜來獻捷遂貢良馬二匹詔宴其使賜鈔幣十月也先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來朝貢馬且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

隙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察占等千禮部使
臣馬齊者聰十二月少傅王直請荅使瓦刺下兵部議
尚書于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
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與議制曰使勿遣
是時也先無狀使來即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
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
悍敢毆守衛人掠財物至騎入長安門都督昌英好語
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虜因東結朵顏西交
哈審脇結赤斤蒙古徃徃窺塞下人曰肅愍數語聞者
吐氣四年虜遣使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貢馬貂
鼠皮詔賜宴禮部正副使二十二入陞都督都指揮

使指揮千戶等官賞金脂金帶九釵化金帶九素金帶
三花銀帶一其餘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
十二疋絹九萬一百二十七疋衣靴帽萬計仍勅也
先求答使不許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
汗十月遣使哈只馬貢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田盛猶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
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
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
答書時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
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勅其
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

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申罪
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若書宜仍稱瓦剌
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 詔再議
廷臣言可汗乃北狄酋長之常稱若書宜稱為瓦剌可
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
爲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今若因
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且稱我爲可汗誇示群酋群
酋畏服無復携貳蓋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
慚怨蓋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 賜勅封爲敬順王或
稱爲瓦剌王廷臣又言稱可汗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

壁等爭請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
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仍敕沿邊城守戒嚴是時也
先新立恐諸酋不從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
間 賞賜虜酋亦不下百萬云 天順初年也先荒酒
色又所爲多殘忍部下生心平章哈喇向也先求爲太
師不與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之哈喇怨遂襲
殺也先諸部皆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腐王子爲
雄又弑小王子入寇陝西 二年春正月安遠侯柳溥
與孛來戰敗績是冬孛來寇神木縣延綏守將都督僉
事張欽禦于柴溝斬獲甚衆虜又入安邊營欽分兵連
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援獲駝馬兵伏倍之

捷聞進欽都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
兵四年秋八月孛來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總兵高
陽伯李文遜不敢出京師民大擾虜又入宣府大學士
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
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
入上然之遣都督顏彪駐兵紫荆關馮忠駐兵倒馬
關已而虜大有獲去而復來遂勅二將俱出鴈門虜
聞之退去五年六月孛來寇迤西涼州莊浪等處遣
總兵仇廉領兵自蘭州過河遇虜截殺敗績虜遂渡河
大掠關隴震動尋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統
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

八月學士李賢請起前都御史王竑侍郎白圭禦虜虜
未引退是時李來來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
與李來相繼殺遂立脫思為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
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三酋始入李爭水
草今虜盤據為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仇加思蘭
李羅忽結毛里孩各立黨出入套中我漢人被擄去及
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嚮道遂攻肇聞墩深入內郡殺
掠人畜 成化元年九月虜大入延綏巡撫陝西都御
史項忠率達伯任埒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
虜敗走 二年仇加思蘭殺其黨阿羅出遂併其衆以
結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自立為可汗而以仇加思蘭

爲太師 五年九月索羅忽朮加思蘭入榆林寧夏大
掠至平涼慶同原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
劉聚擊敗也烈忽時虜諸酋往套安爲巢穴廷議搜套
會大臣久策而罷自時近邊人畜無歲不被虜擾已而
虜酋相持仍朮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後朮加思蘭欲
謀殺滿魯都代爲可汗知衆不從又欲立幹赤來爲可
汗滿魯都索降赤來朮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 十
五年滿魯都殺朮加思蘭併其衆明年入寇榆林塞大
抵成化間瓦剌爲強小王子次子並陰結朵顏同塞下
反復相殘不能久留內地後滿魯都喪遂不知所終是
時把不溫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遣人貢馬

弘治中把秃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侍顏猛可爲王伯
顏勿國人恐太師專遂不復後太師久之小王子部落
火篩最強悍 十年火篩寇大同宣府日漸跋扈遂與
小王子爭雄數擾近邊 十四年正月火篩擁衆入榆
林塞八月入花馬池塞大掠固原自後虜寇關隴輒自
花馬云 十七年六月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
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黃
裏云者華言京城也是月虜寇大同 上銳意討虜太
監苗達力請出師劉大夏力言不可遂止 正德改元
起楊一清總制 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逆
瑾惡而罷之 十年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蘭

谷塞遠殺衆將陳乾是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遜入海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長子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子二長吉囊次俺荅阿着死衆推立卜赤稱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管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卜赤居中屯牧五管環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岡留部管三其酋曰滿會王罕哈部管三其酋曰猛可不郎爾填部管一其酋曰可都留三部共有衆六萬居沙漠果都與朵顏爲鄰南部酋曰把荅罕柰曰失刺台吉有衆五萬西部酋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嗔應詔不部下分十管曰阿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孛

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嗔曰入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毋
嗔曰塔不乃麻舊屬亦不刺亦不刺遁海西遂分散唯
哈刺嗔一營僅全阿魯禿斯部下分七營舊亦屬亦不
刺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宰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
曰打郎衆至七萬滿官嗔部下分八營舊屬火篩今從
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
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可四萬諸種中吉囊俺荅最強出
入河套寇延寧宣大諸處南有哈刺嗔部營一酋把荅
罕衆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
宣府大同塞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
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爲

讐諸虜雖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嘉靖中吉囊俺荅最爲邊患 八年十月大掠榆林寧

夏塞自後邊報無虛歲時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

台吉皆屯牧塞外出沒宣府之境 十九年八月薊州

撫臣秦紱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併力侵邊 朝廷令

撫臣諭革蘭台 二十年俺荅乞貢不許 二十一年

吉囊死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見台吉駐威寧

海上是時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

嚴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駐天壇

直抵德勝西直門八陵震驚未幾大獲而去特 詔練

習京兵

鄭端簡公北虜考云嘉靖初如楊一清王廷相胡世寧
王瓊輩邊防頗飭以故虜亦未大爲患自癸巳大同叛
卒出走虜尋遣大臣撫之益北走幾千人後虜中擇便
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丐乞入調我邊西至甘
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
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吉囊俺荅如庚子二酋入塞大
同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闌若虜喜嚙指折
箭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山嵐都交城掠殺
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
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遂
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夫若斯則

所以嚴內外者安在乎夫邊卒曰哨曰邏正以嚴之也
使得隱身入調又假之脫虜自全爲幸則亦焉用彼鎮
守爲也考又云虜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
臣史道匿不以聞講疏言達賊深入省城未遭挫衄延
住腹裏尤爲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
遣之督戰觀望不前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
鄉導議入本兵謗曰虜且退矣明年虜入大同塞總兵
丁暉戰死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軍務虜至不出已而山
西遊擊將軍周宇戰死虜遂至省城南掠人畜萬計吉
囊纔去俺荅又入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
不罪歸田陳講史道爲民是時起翟鵬總督宣大偏保

孟夏等疾馳至彼昧爽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且戰且却尋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事聞上悅亟加陞賞

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詔授官職厚撫之俺荅私念那吉屢請不得遂執板升叛人趙全等以獻請贖還那吉因乞封貢許之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卻于俺酋挾其妻閩人邊撫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欲情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

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執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泣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王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啗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賈市馬如約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荅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爲順義王諸酋皆解辦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

俺荅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等老酋死其子故誣爲中國所鴆索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爲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論虜款功王崇古以太子少保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群臣遷賞如例俺荅之初封也賜勅印今約束諸部落其弟老把都其子黃台吉等并各部皆授以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每年一貢以二月爲期貢由小王子故道馬不過五百疋內選上馬三十疋督撫代進餘留邊給軍吏使不過一百五十

名俱留大同應得 賞賜差官齊安軍門頒給邊郵稍
安 五年套虜古囊子吉能因俺荅求貢 詔授吉能
都督部下頭目量授指揮千百戶每年貢馬二百疋內
選上馬二十疋送宣天軍門類進餘馬及夷使數十名
俱留延寧 賞賜亦差官齊給仍許開市諸酋貢者六
枝一老把都後爲青把都台吉等一黃台吉等今爲扯
力克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一元慎打兒漢台吉等
一合羅氣把都兒台吉等一吉能後爲把都兒黃台吉
等今爲卜失兔阿不害等皆統于順義王俺荅開市凡
十一處在大同者三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
者一曰張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

紅山寺堡在寧夏者三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虜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溝寨歲以爲常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 六年貢市夷人一百五十二名萬曆元年增至四百五十三名二年增至五百五十七名題准行該鎮督府量加節制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慶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

按通貝互市之禁 世宗明 詔甚嚴迨疏初至舉朝諠譁而崇古毅然任之于外拱與居正主持于中遂替襄成事以苟免三十年戰爭之苦似爲得策然市則費財戰則損兵利害亦略相當惟中原膏血歲爲桀虜所朘削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蹂無

復畦畛已巳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在永平之北南接大寧境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於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風俗與契丹同所產多馬橐駝之類 皇明太祖初創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遂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所謂北平行都司也修築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十四年封寧王於此二十一年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等各遣使入貢願內附爲我外藩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兀良哈之

地置三衛于橫水之北曰朵顏曰泰寧曰福餘以降胡
脫魯思察兒撒兒奚阿札失里各授都督指揮等官以統
之三衛分地自全寧抵喜峰口近我官府鎮者曰朵顏
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潘
陽鐵嶺接我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至白
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
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
竟叛去仍附蒙古勅令每歲朝貢而已 成祖靖難三
衛赴義有功 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于南昌
改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又增置卜剌罕衛今東
起遼陽西距西海台皆其境也仍令三衛歲二百貫百

人父之每貢至千餘人邀我賞賚其承襲不分直僞俱稱舍人云 宣德時嘗出喜峰關入漁陽擊敗虜于寬河 正統初又叛遂侵盜東北關諸塞索鹽米賞賜國家始設都指揮或都督鎮守喜峰密雲驗放貢 九年宸伏迤北時出擾遼朝廷命成國公未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號二十萬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破之已巳之變福餘大寧實爲也先嚮道 景泰四年兀良哈貢使往來實爲尾刺間諜 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報入 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 弘治中守臣張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之邊警遂絕蓋非復如永樂初矣部落既蕃

陽順陰逆累肆侵盜 正德時朵顏都督花當督求添
貢子把兒孫長驍勇遂深入擄掠動稱結親逆比恐中
國乙亥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 朝廷遣都
督桂勇往討把兒孫遣扯秃等請貢馬贖罪又謾言射
林孛羅幹兒路阿刺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是時
勇亦幸其降遂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出禦全軍覆
沒把兒孫死革蘭台又爲衆所推服遂入寇漁陽諸小
關堡皆殘破 嘉靖二十一年壬辰九月巡撫王大用
欲厚賂朵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赤數
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
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以大用出漁陽巡撫伯

溫至鎮虜益盜邊邊人不得耕牧辛丑革蘭台挾北虜
求添貢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遂投塞下
輒云結王子旦夕大舉入塞會俺荅吉囊侵大同深入
太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二百人丙辰九月叛
人白通事道桑頗侵薊州塞巡撫許論擒通事斬之以
功陞一級丁未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
海西建州出入遼東西塞下庚戌北虜直抵京城多三
衛人從之觀輿地圖云兀良哈與北虜交婚陰爲嚮導
明爲外衛實肘腋之隱憂庚戌之變豈非殷鑒哉
三
十年辛亥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地以爲功
會督臣何棟力諫以止入貢如故至是言其畏虜徙避

夾牆宜撫回原衛駐牧不然亦宜安插棟曰朵顏三衛
國初各有分地朵顏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
邊外駐牧泰寧分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
右駐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岔河
泰寧以仇殺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其遼東屬夷苦
虜患者多二姓部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累遭
虜患終不外二宜加撫綏有功者陞賞如朵顏例 詔
曰可按三衛夷其俗喜偷剽時入漢北盜馬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覺則隆事之爲向導至婚子女訓誓相媾而
食 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以夷情告我迫則毆
入虜信則隨其計善處之則可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

目猶在也

女直自混同江至京師二千五百里

女直古肅慎也在開原北混同江東東瀕大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干兒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黑水靺鞨號渤海後爲契丹所攻渤海沒靺鞨黑水漸強遂爲金鼻祖之部落初號女直後避遼興宗諱改名女直臣屬于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元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撓溫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脫幹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以總之俗有狗主

木馬輕捷而使二者止可野人數種習俗各異連州稍

類開原舊俗其腦溫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

女直略事耕種聚會爲禮人持燒酒一魚脬席地歌飲
少有忿爭則彎弓相射可木以下以樺皮爲屋行則馱
載止則張架以居養馬弋獵爲生其阿迷江至散魯江
頗類可木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性柔刻
貪狡捕魚爲食着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
谷六畜多狗耕田供食皆用之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
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性剛而貪文面椎髻帽綴紅纓
衣綠綵組惟袴不裙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射山爲
食暑則野居寒則室處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

一種住平土屋屋脊開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鋪類狗窩
苦兀在奴兒干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剗腸
胃曝乾食之飲食必祭三年後棄之其隣有吉里迷男
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歲即聚食惟腥鮮其山有
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顛有潭周八十里南流
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又有太山
者俗甚敬畏之過者不得洩汚以物感去有熊羆豹狼
皆不害人人亦不殺之所產其當其貴者曰赤土真珠
金亦有粟麥榛葵菜之類 皇明洪武初遣人招諭
成祖永樂元年又遣將領舟師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
以官賞於是野人東旺佟答哈刺王肇州瑣勝哥四酋

率衆降九年始設奴兒干都司一以四酋爲都督都指揮賜勅印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等仍其俗各統落之令三歲一朝貢遂置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虎兒文等衛所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溫等所二十速溫河等地面五十八設別里真等站凡七又置馬市于開原城給賞塩米布以羈縻之俾保塞不爲寇當是時意在撫綏顧建州毛憐本渤海氏遺孽頗有華風若熟女直完顏遺種之在海西與生女直居黑龍江者不相降日事讐殺諸夷皆善射馳獵好盜又左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此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處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

人騎不得成列人視咽喉歲久虜始生心 正統末遂
附也先寇遼東西 景泰諸酋多死也先之亂失去
賜勅以故子孫不得請官遂以舍人入貢賞宴亦減虜
始怨忿思叛 成化丙戌酋董山糾衆入寇 詔武靖
伯趙輔爲總兵官都督王瑛封忠副之左都御史李秉
監軍率兵五萬討之山降械京放歸廣寧 丁亥秋九
月進兵直抵虎城會勦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
魚有沼南怡等以兵萬人遏彼東走我兵進擒賊巢遂
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其指揮張額的 率妻
子乞降未幾諸夷憤欲報山讐相約入寇 庚寅冬巡
撫都御史彭誼以兵出遼陽塞 命指揮崔勝擊之虜

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討破之太宗時
嘗進白鹿又貢名馬後頻來貢穆宗時黃室韋帝與大黃
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爲共命

霄

遼太祖親征西部奚及東部奚皆平之盡有奚霄之地

沙陀

遼太祖嘗討沙陀降之天顯時以沙陀從征渤海有功加
賞

奚

遼太祖嘗討奚平之置奚墮塊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
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麋聖宗時罷奚五部

歲貢麋鹿并諸部貢物

敵烈

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至聖宗時敵烈八部屢殺詳
穩以叛雖就招撫輒復叛寇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嘗
討叛命敵烈滅之有酋長頰白來貢馬駝興宗以後復
叛寇掠群牧後遼主爲金所逼歸於其部耶律大石乃
有其地

木不姑

前考無

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其酋
長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

前考無

遼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爲圖慮涅離奧畏三部太宗時常來貢穆宗時烏古叛掠居民財物又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大敗其衆聖宗以後叛服不一至天祚之世而入於金

五國前無考

五國與隈烏古部共節度使遼聖宗統和二年耶律注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劔仍便宜從事許之興宗時五國酋長各率其部來附貢方物道宗時五國部阿里部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颺討降之仍獻方物歲貢不絕遼時西北諸夷部屬小者不錄

達盧骨統和十九年貢達盧古太宗三年貢疑即達盧骨

開跋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其部長兀迭臺
扎等常來朝貢獻不絕

阿里底會同四年貢

于厥里天顯十一年會同四年俱貢統和時詔止以馬牛
入貢

頗里大安十年頗里八部來寇擊敗之壽隆元年八部酋
長來附二年進馬

拔思母最遠之夷重熙十九年貢

嵬娘改太祖三年進牽車人

查只底太平七年查只底部民四百戶來附

幹郎改應曆十三年幹郎改進花鹿

戰不得重熙十七年乞以本國兵助攻西夏不許

要里會同時來貢

賃烈會同時來貢

素撒會同時來貢

耶觀刮等隆元年幹特刺討耶觀刮捷五年討又捷六年

耶觀刮寇西北路乾統二年幹特刺討捷

斜離底

素毘那

達里底

佛里急

和八葛

燉煌

沙州燉煌

婆離重熙十七年婆離八部夷離董虎蘇等內附

吾獨婉清寧八年吾獨婉惕隱屯禿葛等乞歲進馬駝許之

惕德太平十年貢十二年酋長萌德斯領所部來降詔復舊地壽隆五年酋長禿的來貢

具里統和二十一年入貢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歷代道家總紀上

上古赫胥氏之治也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九洛泰定爰脫矚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于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曜迹于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是也

廬陵羅氏泌曰甚夫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來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昔者周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王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耶歟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

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祿位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
者名而所無者壽耳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
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
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
壽愈不可得也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
爲亦不在是也方東方朔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仙
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
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臚言
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群臣自嘆襄之愚惑爲
方士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川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爲

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躐
曜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予悲大
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詳爲之說云

軒轅時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

之要

詳見
列仙

或問荆山經隱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
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
墓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亦莫不然而夫子紀
其爲死豈其然耶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
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
庭帝乃採銅首山作大鑪爲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旱奉龍之胡
力頓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官奉之以長號故名
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
其矣世之幻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
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
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官攝者
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鸛鼎之
異於雲其易辨也曷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此其必不
然也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
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
採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

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群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周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見四王母賓於昭宮

按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炫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入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
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
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園變化之極疾徐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俄義古
字王車則造父爲御音泰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伯天壬車參伯爲御
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白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秦 始王二十八年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童男女入海求神仙不死藥從之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美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奇藥仙者常弗遇類有物害之者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凌雲氣駕日月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澹願上所居官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於是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幸梁山宮從山下見水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言于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曰此中人泄吾語捕當時在旁者盡誅之後莫知行所在徐市等入海求神仙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嘗爲鮫魚所苦不得至
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
禱祠脩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今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
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至平原津而
疾崩于沙丘平臺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橫道
有鳥如鳥狀啣草覆死人面當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
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
有不死之草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燕苗叢生一本可

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土也子孫居焉胡一桂曰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至遣徐市率童男女入海時爲微行以避惡鬼幸梁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山鬼持璧捐館沙丘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漢

高帝初張良始遇黃石公授以秘書後恒導引不食穀及留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曹參爲齊相國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遵正堂

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大治稱賢相焉

文帝十六年上郊祀渭陽五帝廟以方士新垣平爲上大
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新
垣平言闕下有寶玉噐而使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垣之日却復中於是更以十七
年爲元年今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
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
出鼎後有上書告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平是後上
亦怠於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
往焉

劉氏曰文帝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墮場

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
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日月之累及書垣
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

武帝元光元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
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
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上
親祠竈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久之少君病死上
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仙
事矣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嘗以語韓固固曰此家人
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因使刺園承辜人

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丘氏曰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皆尊於昊天上帝也人君居天之位爲天之子則當主天之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武帝聽奸人之言舍圜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合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二時果何所據哉雖然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躋人鬼於天帝之上何居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自帷中望焉於是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漸衰乃爲帛書以飯牛羊不知而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上識其手書遂誅之。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河。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其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狀似狸而色黃命國使以呈帝見使者抱之以其齧細禿悴惟其所貢之非也。問使者曰此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將有好道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拊猛獸乘羣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剏遙途辛苦豁路於今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魔鬼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

是臣國占風之課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
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
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
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
不知所之徵元封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千百亡者大
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
氣經二月不散於是信其爲神物也乃更秘錄香復一
旦又失之檢國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逾時懊恨不
禮待使者光置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慚孫
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並也

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

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
有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窓中窺王母以桃七枚
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
年結實稽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元鼎二年春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四年春
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乃以樂大爲五利將軍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
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仙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從者令

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爲五利將軍
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賁金十萬斤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令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上親
幸其第令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大竟坐誣妄腰斬樂成
侯亦棄市 夏上幸雍齊人公孫卿說上曰漢興復當
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
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
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若脫屣耳
拜卿爲郎 五年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

往視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
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仙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
可致也上從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
以望幸焉

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從官在下聞若有
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
與方士傳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
帝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陟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爲神籍祠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上

既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神仙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上因公孫卿言見神人於東萊山乃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敬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尹氏曰武帝爲求仙而建栢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祠
越祠之類又作蜚廉柱觀通天莖臺又有明堂建章明
光之作綱目備書所以著帝之失爲求仙者戒

天漢三年上封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時方士候神人者終無驗上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
遇其真四年祠人于郊門官居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
之歌

征和四年正月上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仙而大
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 三月上見群臣言
自即位以來所爲狂悖自今有傷害百姓者悉罷之田

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無顯功請皆罷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遣方士是後每嘆其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宣帝神爵元年上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後以京兆尹楊敞諫悉罷尚方待詔

時諫大夫劉更生獻淮南鴻寶死秘方言黃金可成今尚方鑄作不驗坐罪當死上奇其計得減罪論

成帝永始二年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其衆祠祭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
非類諸蕃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惑稱奇恠
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死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
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
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溢溢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
毋令奸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新莽二年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
作樂其上又種五梁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向生鸞
鵠鸞璫瑁犀玉等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云此黃帝穀
仙術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告縣祠老子
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告縣祠老子九年帝
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於是百姓稍有奉者後
遂轉盛

吳諸葛玄有仙術吳王重之於方山爲立觀

晉

王弼何晏皆崇尚老莊謂六經爲糟粕一時士類效之並
祖玄虛范甯嘗論其罪深桀紂

哀帝好黃老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
不聽服藥過多中毒不能親政

符秦 僞建元時禁老莊圖讖之學

宋 文帝元嘉十九年使丹陽何尚之立玄學

齊 東昏侯時道士陳縹明其造道真訣虛品經六十四篇

梁

武帝大通五年正月有事南郊先是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而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變

武帝太子繹嘗於玄圃自講老莊尚書令何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元帝承聖三年八月講老子於龍光殿十二月魏于謹圖

城講猶不輟自官戎服以聽

穎川庾承先玄經釋典靡不該悉郡辟功曹不就乃與
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於五臺
山鄱陽忠烈王嘗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大通三年
往從劉慧斐於荊州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
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當接

陳

武帝永定三年廣州有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二
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歷

後主禎明三年有神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

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酬之經三四年乃去

陳時吳郡錢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清河張譏講周易老莊而教授時吳郡陸元朗周孟博
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
皆傳其業

後魏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朝郎董謐因獻服
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方藥煉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齋永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
將修 太醫周滄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
仙人博士張曜妻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解殺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爲道靜堂苑中給灑掃民一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憊乃止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惟毗陵王順獨坐寐欠伸以此得罪

人宗踐太祖之業亦好黃老

世祖憲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場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王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受且紆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

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
落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心而忽
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迎致謙之弟子以宗奉天
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
厨會數千人

按史稱謙之於神瑞二年十月己卯忽遇大神乘雲駕
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
君調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官上表天曹稱
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哉修善之人無所師授
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
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

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鍊使十二人授謙之服食道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師李譜文來臨嵩岳方銷鍊金丹靈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辭婉而成章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天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直尊姓趙名道隱以殷

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圭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木土命謙之爲子與群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玉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魏史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

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記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十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兵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水竒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銷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慕事之

按道士之名不知所自始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名自周而巳有之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丘氏濬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官符籙等事東漢

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于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檄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王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王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右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

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
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專於
君萬乘之君僅得以爲天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師
彼道陵謙之之徒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
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
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敎也豈
有是理哉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
至我 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
之嗚呼自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
於天下後世派而淫巫邪說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
矣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與

太平真君二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謂魏主曰
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
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以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
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殊道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
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丘氏渢曰書人君受符籙始於此

時有京兆人常文秀隱于嵩高徵詣京師太武曾問方
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惟文秀對以幽昧難期遣與尚書
崔順詣王屋山今并竟不能就又河東折纖好相人拜

爲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京六邵道引修養年百餘歲神
氣不衰常農墾平山博覽百家應義旨可聽欲授之官
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
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栢不食
五穀自稱受道于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
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往
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以誣
妄請治罪太武以非待賢之意赦之

文成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籙圖禮畢曲赦京師
班賞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移道壇于都南桑乾之陽岳山之陰永
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仍名爲崇虛寺召諸州隱
士員滿九十人其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行祠壇之禮至武定六年
有司執奏罷之

中山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
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得龜略者亦篋盛以還
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餘多患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
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
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

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歛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後周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

討論其經典微義 建德元年辛亥都觀御法座講說
公卿道俗論難畢還宮時封道士衛元嵩爲蜀國公

宣帝大象元年四月大醮于正武殿十月辛道會死大醮
以高祖武皇帝配 四年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

卷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道
經有三十六部時令之少 北齊杜鵑姓 Goodman 理探味玄

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上之表略
謂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九聖論行也清淨柔
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高
祖答詔謂旨極精微言窮深妙勅殷青編藏之延閣

隋 煬帝大業八年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煉金

丹帝爲之作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應用石膽石髓各
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男女膽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乃而祖也詔於其地立
廟

范氏曰唐祖老子出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
啟其原高宗明皇翊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
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九年廢老子法尋即復

太宗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得疾太子請度人入道后曰死

生有命非智力所移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疾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我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 十一年帝幸洛京詔道先釋佛時沙門智實上表進諫固執不奉詔杖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 貞觀末王玄策使天竺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分馳天下采恠藥異石

外國亦有好道教者貞觀末東天竺王尸鳩摩嘗獻異物并地圖請老子象

尉遲敬德晚節嘗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娑婆寐歸國寐嘗自言有長

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彼云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復斷食再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骨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嶠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改於前矣安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麟德二年車駕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爲太上玄元皇帝總章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具僞僧法明者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胡語化之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語旣傳此土須

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是道流無能應
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
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
先帝服那羅邇娑婆藥大漸之際明醫不知所爲殷
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上元元年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詔令王公以下
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嘗詔
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在逍遙谷作門曰
仙游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聖祖仙曲

卒年九十八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禳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折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時道士衆多李嶠上書曰今道人私度者幾十萬其中高戶多丁富商大賈詭下塗符籙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治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時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普思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墨勅授二人桓彥

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制令皆依貞觀
故事貞觀中魏徵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
死則秦皇漢武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得之矣
堯舜所以爲帝王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
國上皆不聽 二年制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時缺

附太平公主
授鴻臚卿

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洛州相王府宅爲太安國觀十
二月上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冠以資天皇帝太后之
福欲爲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
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

宜加進斥不聽 補闕辛替否亦上疏曰太宗撥亂反
正開基立極官不虛受財不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
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
夷率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
棄祖宗之業徇中宮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
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民之食以養貪殘
剥民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國不永禍
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
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
族帝氏之家而不去帝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
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帝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

齒群凶今乃不攷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夫
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時韋奏韋嗣立俱諫竇懷貞
獨勸成之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各置一觀仍
以金仙玉真爲名

按公主入道者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
昌公主安康公主 時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爲
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
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
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許之 四月勅自今每緣法事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並進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銑耒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越國公葉法善體應中仙名升上德謀叅隱諷事宜弘益可贈越州都督法善三世爲道士皆有攝養口卜之術自高宗則天屢召入宮問道睿宗即位稱其有冥助功尊寵莫與爲並 九年二月置石柱于景龍觀今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石柱三書體寫

老子道德經 十三年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手寫老子經爲之祈福 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仙近日廟庭屢形佳瑞祇慶載深其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于羊角廟中整齋焚香以崇奉敬 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道德經侍中裴光庭等請編入史策宣示天下

十九年五月置五岳真君祠廟各于岳下選德行道士數人焚香灑掃初司馬承禎上言今五岳神祇皆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請立齋祀之帝從其言其形像制度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二十年四月勅曰五岳先置真君祠廟朕爲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廬山使者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二十一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弘益化原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道二省以成朕懷侍中裴光庭請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二月逸人張

果就徵自言有神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
刺史韋濟薦之上遣國書迎入禁中以爲銀青光祿大
夫號玄通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帝爲
立棲霞觀

按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
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
者尸解也有未殮而失其尸者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
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
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至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劍
解水解火解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尹氏曰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

仙術堯時爲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爲何如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爲欺誕可知矣况堯時未聞有謂侍中之官使果有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浮海求之於時方士交騖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爲銀青光祿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誣世取寵皆見矣况未幾而遂死乎

十二月侍講學士陳希烈等講尚書周易道德莊列畢裴耀卿蕭嵩等皆請付諸史官頒示天下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朔今月十四十五是下元齋日停宰殺漁獵

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
月十月起十三至十五並宜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親
註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
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丞相蕭嵩等奏
請編入史冊藏之秘府從之 六月嘉州峨眉山醮壇
有神燈徧照祥蜂群萃成響 二十四年八月成都道
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道德經請降中使親王宰
相及朝官行香并獻蔬食許之 九月贈故道士王友
貞爲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以道士尹愔爲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愔上
表懇辭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就職先是已置玄學

博士至是又置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
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
給程時計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受老子經以上給田
三十畝僧尼受經戒准此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氣于
東郊畢制天下寺歡大小各度一七人擇灼然有經業
戒行爲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
宰相牛仙客李林甫奏陛下欲巡幸渭北夢玄元皇帝
沮之是日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望宣示百僚頒示
中外帝寺詔報可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相曰朕在
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于此地置玄元皇帝廟
及崇玄學 二十九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

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于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文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州長于諸邑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自是月宅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二月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帝旨告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茲淪喪自非忠義過人孰能若此宜追贈以慰泉壤乃贈玄宗隸州刺史仍授其子瑗一官三月亳州奏老君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宇九泉皆湧及枯樹復榮四月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道

使求得之於藍屋迎置興慶宮 五月帝夢玄元白皇帝
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真容分布天下所在道士皆具
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
齋慶之費 八月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真容見儀像分
明道上數十人皆見父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 命
有司于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真容于觀宰臣
以下百官悉行香有慶雲見牛仙客李林甫等上表賀
九月御興慶門數親視明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
仍親發策問時有姚子彥斬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
以官 十二月策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
以來常轉本齋經其四大齋日每有官齋之日常令講

誦庶澤及無害稱朕意焉時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
旨共造太玄觀庶憑神力求保聖躬望精選二七人度
爲道士許之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有物
如璿家牛忽變成青牛事係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時宋州人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
韋緇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
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髫則長生可致藤生
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
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
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清藤飲者多暴死
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
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
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時人皆疑寶符同
秀所爲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玄元黃帝云藏
符在武城紫薇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儋知
其詐案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二月乙酉置
玄元皇帝廟辛卯親享于新廟京城斷屠宰是月詔史
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三月追號莊子爲
南華真人所著書爲南華真經李林甫請文子號通玄
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數子並
隨號稱經從之 四月詔曰前習業人等以玄言卷數

非多列在小經之目今後天下應舉除崇玄學生外自
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
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
凡在遐邇知朕意焉 六月詔今後國家制命表疏簿
書及所試制策文章有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字者並
一切平闕宣示中外 九月詔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
玄元廟天下准此 十一月詔令天下道士等待至今
歲轉經訖各于當觀設齋慶讚仍取來年正月一日至
年終已來依前轉本濟經兼令講說其所設齋慶讚亦
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如朕意焉

時賀知章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

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爲道士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

學士員又義陽郡築玄元皇帝宮覆玉石真人獻之
三月親祀玄元皇帝廟追尊帝母藍壽氏曰先天太后
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爲先天大皇其玄元宮改爲上
清宮西京改爲太清宮東京改爲太微宮天下諸郡改
爲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有
餘于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三七人爲定額仍各賜近
城莊園各一所并量賜奴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
封檢校不須更隸宗正寺所置崇玄署宜停每聖祖宮
有昭告改用卯時每三元日宜令崇玄館學士講道德
南華等諸經群公百辟成就觀禮其崇玄館大學士宜
賜物一百匹學士賜六十匹直學士四十匹宮內先配

住道士各二十匹宣布中外令識朕懷

初太清宮成命宮人于太白山采白石爲玄元聖容與
玄宗聖容並立皆衣王者袞冕之服繪采甚麗

五月蘇州刺史劉長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宮有九井自
然羅列在宮院差池堦宇洞徹常盈汲用不竭宛合醮
宮九井之數聖宣付史館頒示天下從之 九月詔譙
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及皇后廟

並改爲宮

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

寺以金銅鑄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衛士方嘉慶言遯
甲神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從之 是月楊貴
妃乞爲女冠號曰太真

四載正月上調宰臣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
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
守護群臣表賀望編簡冊宣示中外從之 三月崇文
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清官道士蕭從
一云今日五更欲于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一片
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
中有異人兼仙童玉女謂曰我是玄元皇帝可報吾孫
汝是上界真人今侍吾左右吾冥使天匠就助成功訖
長衛護汝受命無疆災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
便入殿門諸宣付史館從之 四月詔今後并子太清

宮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獻祠及所
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上奏 七月
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虛投龍設醮于江潭有大蛇長一
丈自潭游出文采五色異常其蛇上又有慶雲紛郁望
編史冊從之 乙卯詔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
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
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其南華經不須編在子書即令
集賢院詳審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其宣付有司仍頒
示中外

五載正月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昨緣告獻大
聖祖宿齋時日抱戴紫氣又今日告獻後有紫雲從殿

上起向東南飛光照清宮色蓋仙宇久而不散 二月
陳希烈奏謹按高上本紀大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
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齋之日請同四月八日佛生
辰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十二月巴東郡興山縣之巴
東公山有石自開中間有石室及天尊儀像幢蓋侍童
皆自然具足

六載正月詔補天下諸觀人數缺少者仍令所在長官
精加試揀勿使踰濫 五月詔晉瑯琊王公府舍人楊
真人護軍長史許真人丹陽上計掾許真人及後漢張
天師梁貞白陶先生並令有司審定子孫以嗣直教天
師冊贈太師貞白冊贈太保凡天下有洞宮山各置壇

祠宇每處度道士五人並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租稅差科未供灑掃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處每處度道士二人或三人未修香火其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未充修葺灑掃天下靈山仙跡並禁斷樵採七獵山林學道之士不得恐動以廢修行 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朝元閣於是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見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仍主祠宇以時祭享 八載六月王芝產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華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符命王鉷取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

玄元皇帝親奉冊禮 閏六月內出一切道經令崇玄館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又詔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像與四真人列侍左右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金星洞改爲佳祥洞即其地置祠宇仙人臺下置一觀兩京井十道于一大郡亦置一觀並以貞符王芝爲名每觀度道士七人修倅香火 十二月啟聖宮琢玉造聖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

九載二月吳郡太守林詳上言所部造貞符王芝觀於李樹下發得聖祖真容不勝大慶請宣付史館許之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羅峰之醮壇

白鹿見于大羅峰駕鶴領衛叔卿得仙處請宣付史館從之 三月詔丹陽郡江寧縣擇勝地置觀度道士七人十十月太白山王元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言寶仙洞中有妙寶貞符詔刑部尚書王倕等獲之 十一月制今後每親告獻大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時上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上悅

十載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辯等奏謝 六月爲五聖寫道德五本于大清宮興唐東明龍興觀各置一本仍各賜絹五百匹以申齋慶

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極宮慶雲見斬春郡上言天長觀

玉石蓮華座上產紫芝一本七莖

十三載二月親獻上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帝又以休祥頻見太清宮道士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貞賜物五十段陪位大德各賜二十段

十四載四月道士王虛貞奏贈洞微先生 十月御註道德經并義疏分示十道各令傳寫以付宮觀

十五載九月帝在蜀令道士于闕人廟修醮壇有蛇見于廟前頭有肉角山上明燈自然光照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通化郡上言玄元皇帝真容見 十月詔天柱山老君廟改爲啓聖宮 乾元元年四月

內出皇帝寫真圖自光順門送太清宮諸觀道士都人
皆以棚車幡花鼓樂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監成國
公李輔國奏大明宮三殿前設河圖羅天大醮其夜及
辰有龍見于御座褥宛轉鱗甲腳跡遍于褥上 三年
王璵驟得政奏置太乙壇勸帝身見九宮寺帝由是專
意他議不能奪 初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
事廣修祠祭璵專以祠中帝意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
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外悵駭帝嘗不豫太卜建言
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
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狹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

震晨至館請事門譎不啟震怒破鑄入取巫斬庭下悉
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與
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時李泌好神仙嘗導引不食穀肅宗自燒黎與之賡詩
曰不食千鍾祿惟食

寶應二年

代宗初即位

群臣上尊號改元大赦制河南河北

偽度僧尼道士並與正度

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禎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
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
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室給
百戶掃除有詔從之昭應令梁鎮上䟽切諫以爲有七

不可且婆娑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
向背之責帝從之 大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學生滿
百人 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檢校殿中監冲虛先生
申甫上言請下制戒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 四月
甫又上言玄貞觀光天觀並載先帝聖謚請至韓日各
千其觀行香從之 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
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三
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肅宗忌日度僧尼道
士凡二百餘人 十一月潤州上元縣石頭城新置大
曆太乙之觀選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詔天
下仙洞靈迹之處禁樵採 十三年七月新作乾元觀

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也其地馬璘卒時表獻遂命爲觀以乾元名焉 帝誕日諸道爲老子浮圖解情事常來請皆還之曰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則諸寺無經造像焚幣埋玉何以資養且飯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帝悅

德宗貞元五年三月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

時姜公輔以直諫忤旨嘗請陸贄求官贄密謂曰實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朝親薦享于太清宮 六年上嘗與

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復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道教之費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舉以賜興唐觀十三年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
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十四年柳泌自
台州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山中浙東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鏐李道古保護之上復遣待詔翰
林服其藥日加燥渴

時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
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以及文武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果有神
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
自衛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
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入上怒貶潯爲江陵令

澤潞節度使李抱直晚好神仙餌方士孫季良藥彌覺困憊乃絕之季良曰佞得仙何自棄也乃復餌竟卒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以內庫錢一百貫賜太清宮道士人一千四年上餌金石之藥而疾作

時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重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

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轍轍乎上善其言而取之不已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綱有差已已以道士劉從政爲檢校光祿少卿賜紫衣并號昇玄先生二年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思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李德裕諫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而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米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其藥者

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
玄宗時孫旣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
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
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
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 三年三月命
興唐觀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爲翰林待詔敬宗以四
月被弑文宗立五月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
惟直民服流千嶺表賜浙西送到絕粒女道士施子微
紫衣一襲緇六百疋錢器二百事令中使送歸本州命
內官張士清押領光順門進狀山人杜景先赴淮南浙
西湖南嶺南等道訪求藥術之士仍賜景先衣一襲緇

三十疋 賜興唐觀錢二萬貫充道士劉從政修院
九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常盈等四十人於三殿修三
羅大醮道場 十月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真充兩階道
門教授博士

京兆柳公綽節度武昌時有道士獻丹藥公綽問所從
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
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磁州崔玄亮晚好黃老清淨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命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
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 開成二年正月召
麻姑山女道士龐德祖自錄其宮門留止至晨觀

武宗以開成五年五月即位二月勅十五日玄元皇帝降
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三日 會昌元年帝受法籙於
趙歸真拾遺王哲諫坐貶 三年四月築望仙觀於禁
中 四年以趙歸真爲道門教授先生上好神仙歸真
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
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
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時歸真
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及元超
至與劉玄靜及歸真等膠固同毀釋氏于是折寺之請
行焉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爲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孔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其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五年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爲光祿大夫克崇玄館學士今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玄謨上跡切諫貶玄謨爲河南戶曹後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乃詔罷正旦朝會賢妃王氏見帝不豫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煉丹言我得不死膚澤消稿獨憂之

六年宣宗未改元十月帝受三洞法錄

宣宗大中十一年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集至長安上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遇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許之 十三年太醫李元伯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于背崩懿宗立收元伯誅之

初帝問輔養術於韋澳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惟妄宜斥遠之不聽卒以此致殞

僖宗廣明二年朝初朝廷督高駢平賊駢縮氣悵恨部下多散去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信任之用之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耶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奸謀乃謂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屏姬妾謝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必令先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

昭宗龍紀元年初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攷求其方
不與恨之至是見殺滅其族

哀宗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
爲太清宮從之 十月司天臺奏星文變現請于太清
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時成德節度使王鏐以房山有西王母祠可求長生每
出遊連月不返

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師北門兩謁聖祖玄元
廟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天下官觀久失
崇修其兩京官觀有公田乞免科率俾充齋糧以給正

名道士從之 九月宗正卿李賞上言四月九有玄元
皇帝宮殿處請依舊修飾從之 三年正月中書奏玄
元皇帝降聖節舊休暇三日會昌元年勅休假一日伏
請準近勅從之 四年十二月勅所司于上清宮依舊
造牌額懸掛兼京城內全真觀仍改名崇道觀亦給換
牌額 長興四年七月帝遣豫小童召道士二十人于
中興殿爲金籙醮七日而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河中修五老觀

晉 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廢華清觀爲靈泉觀 九月召

道士崇福大師張薦明錫以綰布 五年五月賜張薦

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

別撰新序冠子首卷頒行天下

漢 隱帝乾祐三年右補闕蘇德潛請禁正道士携妻姪
在道宮以汙清虛傷教法也

周

世宗

仍稱顯德三年

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

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
山仍令本州以時存問 五年六月出御衣六百餘事
錢四十萬羅縠百疋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蜀

蜀王建永平元年

時唐天祐十年

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

夫綱目發明曰既曰道士而俾以諫議名實自相戾矣
于光庭乎何誅

蜀王衍乾德五年慧出輿鬼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于王

局觀設道場

周 閩王璘永和元年以陳守元爲天師建寶皇宮居之
守元誑璘曰寶皇命王小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
璘欣然遜位其子

閩王昶通文三年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
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事皆林
與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 唐王昇升元六年初唐左餌方士丹靈成躁急嘗
問道士王棲霞何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
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至是疽
發背謂子璟曰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歷代道家總紀下

宋

太祖開寶六年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薛居正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
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
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輿歸遂卒 九年華山
隱士陳搏入朝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
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于時無

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博達古今深沉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

傳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

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于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水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床多百餘日不起

真宗景德四年汀州黥卒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言真君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為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大中祥符元年正

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鵞尾上守門卒涂榮以聞帝因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空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以峙神貺適觀皇城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鵞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詔天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一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適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于脊居其器守於

正世七百九九年絨書甚密挾以利刀方啓帝跪受復
命先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漢書道德經始言帝
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靜圖終述世祚延永
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絨帟感以金匱改左承天
門爲承天祥符門置天書儀衛扶持吏初帝自間欽
若城下之言深以漚淵之盟爲辱欽若因曰惟有封禪
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嘗得天瑞
希世絕倫之事方可耳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
蓋有以人力得之者惟人主崇奉而深信之以明示天
下則明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又若曰

臣諭以聖恩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日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遂決即召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飲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自是不敢復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及得天書群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宗廟天地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三月天書復見于功臣閣

六月欽若言乙未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見其上
有御名以告欽若欽若具儀衛奉道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內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
祇受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
稱賀乃迎奉安於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服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裔嗣廣福
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

歷遐歲請祀復奉以升殿於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昭應宮時天
書初帝議即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召丁謂問
之對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且所以祈皇
嗣也群臣有阻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疏諫
帝果如謂所對荅之旦不敢復言 九月以天書告於
太廟已乃以天書置於朝元殿建道場且置行殿供物
定儀仗凡千六百人 十月帝封泰山辛卯車駕發京
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 二年加號聖祖爲司命天尊
以方士王中正爲左武衛將軍 十月詔以正月三日
爲天慶節命天下立天慶觀以荅神貺 五年作五嶽

觀以奉五嶽復改曰會靈 時天下又安王欽若自以
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彭年劉承珪
等蒐講陸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
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 右諫議大夫謝泌好方外之
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而死 十月帝語輔臣曰朕夢
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
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於吾座斜設六位以
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
黃花滿殿聖祖至朕再拜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座
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
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王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

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
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李宗諤陳彭
年率禮官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
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玄天大
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立先天降聖節遣官就南郊
及設昊天四位告之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
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十一月詔建康
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神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
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
旦爲刻王使作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
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而置二舞文曰發祥

流慶武曰降真觀德云 六年奉安聖像於玉清昭應宮 八月詔明年有事於太清宮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帝許之詔以來春親謁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效慕唐明皇帝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陰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群臣 十二月帝享玉皇於朝元殿別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等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獻天書於朝元殿遂書玉清昭應宮 七年車駕奉天書發京師至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加號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帝朝謁太

清宮遂詣亳城西朝拜聖祖新殿 十一月王清昭應
宮成初議營功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
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
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
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
書安於寶符閣 八年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
表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
大天帝製誓文刻石宣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
以示中外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
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教衆正隨其
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及上清

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丘氏曰漢張道陵之後前此未有賜以號也賜以號始於是自後凡嗣世者皆賜以先生號然無階品至胡元乃封爲真人給以銀印秩三品始有階品矣

天德元年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及聖祖實冊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三年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訴爲天書置於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八月大會道釋於天安殿以天書再見會道釋凡萬三千八十六人乾興元年葬真宗於永定陵以天書殉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以速繫德

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
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
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
穿地得龜蛇今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
云上即問若謂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
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貶謂爲
崖州司戶居崖州專事淫屠因果之說

仁宗天聖八年壬子清昭應宮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遵
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寧二
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

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矣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
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願除其地罷諸禱
祀以應天變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
宮觀使 明道二年真宗女衛國大長公主初入道號
清虛靈照大師 八年賜信州大士張乾耀號澄素先
生

時孔道輔爲寧州推官有蛇出真武像中一郡以爲神
州將率官屬往拜欲上其事道輔以笏擊蛇碎其首觀
者初大譁後皆嘆服

神宗時尚書左丞蒲宗孟好崇道術道書蘇軾謂得其精
要軾荅曰道家之法慈儉爲本恐公未能也宗孟侍婢

千餘日殺猪十羊十夜燒燭三百枝故軾以此戒之

徽宗崇寧二年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方士魏漢津年九十死於京師賜號嘉成侯 政和三
年作玉清和陽宮奉安道像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
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州人初爲小吏
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
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向道術乃召至京師館
於蔡京第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
二妃燕好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夕多從
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十八九仔昔洪州人初隱
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石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

人未來事蔡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
進封通妙先生又徐知常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賜虛
靜先生劉昆康賜葆真觀冲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
由是道家之事日興矣 十一月帝南郊以道士百人
執威儀導前王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王津園東若有樓
臺重復是何處也蔡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
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
即奏有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
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
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 十二月
詔求道經仙經於天下 四年正月置道階時王老志

王仔昔徐知常學得靈寶道呼先生處士等名秩比
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
有諸殿侍宸校籍校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焉
六年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
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
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
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寶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
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陛
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
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

華吏盛章王革即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鄉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刻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重世加寵信改温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拙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正月立道士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傳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 作上清寶籙官成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儻形勢加少高當育多男之神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禁攸倡爲異聞謂有珠

壁月路鳳乘龍天書靈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對
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
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彩
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
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
事九月帝奉玉冊王寶如王清和陽宮上王帝尊號
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人直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
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
天效法厚德廣太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尋改王清神霄宮又置神霄九鼎安置於上清寶籙宮

之神霄殿七年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爲神霄王清萬壽宮院爲觀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始給道士俸每一觀給田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繕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飮餐而觀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講經帝爲設幄其側紫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爲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四月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勅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

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劉定之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敎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覆蕩中華斯言若爲先兆也

十二月帝言天神降於坤 殿詔示百官帝惑於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清華帝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內宮之事托天神降臨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習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托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

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萬人時方士王仔昔倜傲而顛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誥誣以怨望下獄死 八年九月帝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成鼎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浮光洞天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宣和元年正月詔更寺院爲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

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二年二月罷
道士學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
誠共爲神恠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
都城水帝遣靈素獻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擊之
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遇皇太子弗歛避太
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
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之
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六
年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
然一男子詔度爲道士 時清虛冲妙先生張虛白卒
命宣撫使童貫祭葬建祠於終南

高宗時召孫寂然赴闕以符水稱旨勅度道士十人

趙道一真仙體道通鑑序曰白海瓊先生曰晉抱朴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綴一千六百爲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爲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盛矣哉太上無爲之教也每觀超俗至士潔已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婦貞女傲節於清虛之地游心於玄妙之鄉欲隱晦以韜光慕超凡而躋聖故乃嚼渾沌握洪濛餌日月之精參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養素以存直探虛無以爲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爲煉丹之藥物鉛升汞降賴水火以烹煎虎躍龍騰仗陰陽而制伏故有金翁姁女之

號黃婆丁老之弟是皆修煉之祕事昇玄之密旨也太
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則傳誓盟授受其始也煉精爲
氣煉氣成神煉神合道以至群陰剝盡體變純陽身外
有身胎仙變化方曰丹圓九轉法契大成以積陰功而
至三千修德行而逮八百大一符召移居蓬島之間上
帝詔徵飛步大維之境其次功行則四種尸解百變神
遊更且即資有殊修習不一或念經持咒飲水吞符或
存思運用嚙津服氣或餌草木之藥或烹金石之丹萬
法千門總歸一道所謂處處垂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
長安然惟內煉金丹該括萬化如遵正路如水朝宗故
凡尸解飛昇莫不由此超度方其修煉之時也忘世榮

華甘心寂澹灰頭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兩眠或松
餐而澗飲或和光而混俗或厭世而避塵散處山林徧
遊洞海宴息洞府涉覽世途其庸輩凡流輕耳賤目者
以告程甲以諭乙此貧道人也此丐子流也近之者轉
身覩之者回盼其有能尊而事之者幾希有如貴宦者
恃主爵以爲高富豪者懷金貨以爲重其笑而耻爲之
似者紛紛皆是矣及其潛功外修精心內煉乘雲馭氣
策空駕浮名紀上清身栖碧落則旒冕屈尊而下拜金
紫仰慕而驚心吁吾於道又何損益哉惟我元始天尊
在昔大浮黎十寶珠說經都竟天人廓散十方當此之
時道次群衆因霑萬有茂開劫運啟迪直風逮至無上

道君太上老君繼演斯文迭振其化暨我昊天上帝符
曆開極真道凝虛梯級群仙陶冶並類白日飛昇之士
尸解神變之人自古迄今益盛而益隆也愚者一介渺
微苦統玄學欲希度世願厭俗紛常觀儒家有資治通
鑑釋門有釋氏通鑑惟吾道教斯文獨闕曰海瓊先生
之所謂傳所謂史皆不見行於世間因錄集古今得道
仙真事跡究其踐履觀其是非論之以大道而開化後
人進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務遵至理不詫虛文但直
仙玩世顯少隱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傳記行藏每
有聞見之先後蹤跡變化難以次叙而鋪舒是故不可
例世間作史編年紀事論也如得一名直仙證道須是

詳審校定嚴行筆削不敢妄書庶幾剖判仙凡垂名者
貴人間天上普見愚衷惟萬劫至人上士鑒之焉

遼太祖九年君基太乙神數見詔圖其像 神冊三年

太祖 元 詔建道觀

金章宗明昌二年禁以太乙混元受籙私建庵室者 承

安元年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

司權停決罰 六月勅自今大德不限年申許度弟子

二人其道士女冠不許 泰和元年幸玉虛觀

元憲宗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故事 戊午歲詔釋道

辯析化胡經

世祖中統二年五月遣王祐于西川等路採訪道士 七

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徃効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
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
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字嗣成卒弟嗣德嗣
嗣德卒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

按道家有三正一教者龍虎山張氏所傳是也真大道
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其教以苦節危行爲先而
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五傳至酈希誠居燕京天寶
宮見知于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
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
章二十年改銀印又三傳至張志清授演教大宗師凝
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賢峻東

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頗爲人患志清曰是吾奪其宅也遂去之後居臨汾適地大震壓死者甚衆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焉志清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爲難時人高其節至畫爲圖以相傳太乙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真傳太乙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乙世傳爲蕭道輔五傳爲李居壽至元十一年建太乙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

太乙掌教宗師印此太乙道教又異于兩家者也

十三年六月召嗣漢天師張宗演赴闕 十四年正月
賜嗣漢天師張宗演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諸路
道教旋命修周天醮于長春宮宗演還江南以其弟子
張留孫留京師 十五年五月勅張留孫江南諸路道
教都提點 七月建漢祖天師正乙祠于京城詔張留
孫居之 十六年二月詔諭京師張留孫悉主淮東淮
西荆襄等處道教 五月命張留孫即行宮作醮事奏
赤章于天凡七晝夜 十月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
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 勅封杜雲隱爲普
惠廣化真人提調沿江諸廟事真人洞庭湖廟祝也能

知水面風波與人語輒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使伯顏上其事於朝故特封之 十二月勅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長春宮凡七日歲以爲常

世宗居潛邸時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懽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 十七年二月有言道家偽經尚存者詔諭真人祈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史及板 七月遣中使咬難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

茅山皆設醮 十月詔龍虎山天師張宗演赴闕 十
二月以三茅上清四十三代宗師許道杞祈禱有驗命
別主道教 十八年二月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
宗瑛赴闕 三月命天師張宗演即宮中奏赤章于天
五晝夜 七月命天師張宗演等即壽寧宮奏赤章于
天五晝夜 十月樞密副使張易等祭校道書奏惟道
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 十
一月召法師劉道真問祠太乙法 十九年十月勅河
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二十一年十
二月祠太乙 二十四年二月遣使持香幣詣龍虎閣
皂三茅設醮召天師張宗演赴闕 二十五年十一月

命天師張宗演設醮三日 二十七年二月順州僧道士四百九十一人饒給九十日糧 二十八年正月命玄教宗師張留孫置醮祠星三日 二十九年正月以漢大師張宗演男與棟嗣其教召赴闕 三十年四月勅毀江南諸道觀及聖祖天尊祠

成宗元貞元年二月賜駙馬那懷鈔萬五千錠以醮延壽閣賜天師張與棟宗師張留孫宗人張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 七月詔易河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二年正月授祠漢二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太素凝神廣大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 二月詔江南諸路道士貿易田若輪田租稅 六月詔道

士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鞠問 十一月禁道士擅據
鑛灰山場 十二月平章李羅歡等請汰僧道有妻子
者爲民詔令議擬以聞 大德七年十二月加封真武
爲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以吳全節爲江淮荆襄等處
道教都提點贈封其祖父母時元帥田守璋薦劉道通
學仙術曉符籙法治疾效賜號清淨真人 八年四月
命僧道爲商者輸稅 五月以平陽太原地震宮觀摧
圯者千四百餘區道士死傷者千餘人命賑恤之 六
月汝寧妖人李曹驢等妄言得天書惑衆事覺伏誅
九年二月免天下道士賦稅 十二年賦稅 九月命
張留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 十二月詔僧道

並依舊制納稅

仁宗延祐三年十二月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大

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

事 七年五月

時英宗已即位

監察御史請罷僧道濫爵御史

劉恒亦請奪僧道官不從 七月以水災命玄教宗師

張留孫修廟事于崇真宮 八月河南道士李天祥坐

教人兵鬻杖之 十二月以天壽節豫遣使修醮于龍

虎山 至治元年六月龍虎山道士張嗣成來朝授太

玄輔化體 應道大真人 七月能陽道士劉志先以

妖術謀亂捕誅之 二年正月鳳翔道士王道明妖言

伏誅 五月以吳全節爲玄教大宗師特進上卿 十

一月真人蔡道泰殺人伏誅 十二月掌道教張嗣成

吳全節藍道元各三授制命銀印詔奪其二 三年十

二月

時泰定元年

命道士吳全節修醮事

泰定帝泰定元年十月命道士修醮事 二年二月頒道

經于天下名山官觀 加嗣漢三十九代張嗣成太玄

輔化體仁應道真人 三月命道士祭五福太乙神

七月遣使代祀龍虎武當二山 三年四月遣道士

吳全節修醮事于龍虎三茅閣皂三山 八月長壽宮

道士藍道元以罪被黜詔道士有妻者悉給徭役 十

月以天壽節遣道士祠衛輝太乙萬壽宮 四年七月

籍僧道有妻者爲民 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

沒其直 致和元年五月禁道士匿商稅

文宗天曆元年十月勅天下道士有妻者皆勒爲民 二年四月括江淮道士餘糧以賑饑民 八月遣道士苗道一吳全節修醮事于京師 九月封故領諸路道教事張留孫爲上卿大宗師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 十月命道士苗道一建醮于長春宮 十一月明宗后八不沙請爲明宗資眞福命道士建醮于玉虛太乙天寶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二山 至順元年正月制道士輸已粟入官者加以師號 閏七月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 二年二月召亳州太清宮道士馬道逸汴梁朝天宮道士李若訥河南嵩山

道士趙亦然各率其徒赴闕修普天大醮

順帝元統二年禁私剋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二年四月遣使以香幣賜武當龍虎二山 三年四月遣使降香于龍虎三茅閣皂諸山

五月加封文始尹真人爲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真人徐甲爲垂玄感聖慈化應御真君庚桑子洞靈感化超蹈混然真君文子通玄光暢昇元敏誘真君列子冲虛至德遁世遊樂君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弘道真君 至

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十二年五月命龍虎山道士張嗣德爲三十九代天師給印章 十五年江浙省臣奏請寺觀撥賜田糧盡

行拘收從之

時玄教宗師董公上劉真人所傳丹經制贈疑妙靈應真人

皇明

太祖洪武元年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

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

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制曰朕惟道家者

流本於清淨無爲其來已久張氏自漢而下宗派相承

爾四十二代孫正常存心冲澹葆德純和遠紹祖傳以

守正一朕用嘉之賜以名號爾其益振宗風永揚玄

教可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六
下道教事、三年庚戌 太祖召學士宋濂至 諭之
曰古之帝王常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
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
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太祖嘉納之

五年壬子令給僧道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

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日月
如有不同即爲偽僧防奸偽也漢張魯元彌勒佛白蓮教皆致亂云 六年癸

丑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
者領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 十五

年壬戌冬十二月改善世院爲僧錄司玄教院爲道錄司俱正六品僧錄司設左右善世闡教詞經名義職專掌釋教事置于在京天界寺僧有三等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司則府曰僧綱司州曰僧正司縣曰僧會司凡各僧人俱統于所司道錄司設左右正一演法至靈玄義專掌道教事置于在京朝天宮道士有二等一曰全真二曰正一司則府曰道紀司州曰道正司縣曰道會司凡各道士俱充于所司二司俱屬禮部本司選用並不給俸著爲令二十四年辛未勅禮部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漢時至自西域當時土民崇敬後有去鬚髮舍兒童出家者其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繫身爲善道

教始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異術攝召鬼神御災捍患二
教立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俗
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
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毋雜處於外
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竄違傳者聽
其佛經番譯已定毋得增減道士設齋醮毋奏拜青詞
各遵頒降科儀妄立條章民有效瑜珈教稱善友假張
真人名私造符籙者並重治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
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二十八年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何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
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

聖賢之道所需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所惑一三十四年辛巳建武秋限僧道田人五畝從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之議也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鬻蒙其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况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功弘多至于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其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

下寺庵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租業及歷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 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有自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者聽其本教衙門自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入理訟有司者不許仍服僧道冠服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門榜文當中明遵守教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 朝命不許私竊籍剝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歲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

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遂定銓選法通類覆奏

宣宗宣德中封高道劉淵然爲冲虛至道玄妙無爲光範衍教莊靖普濟長春大真人

孝宗弘治十四年辛酉有旨差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醮事大學士劉健率同官上言近日命臣等撰勅并祝文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若因萬里豈能知悉宜去邪妄以遏無良從之十七年甲子有旨欲於朝陽門外修壽塔劉健又率同官上言臣等竊惟人主信佛

莫梁武帝爲甚卒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
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往事可爲明鑒我祖
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
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
未幾又今撰真人杜永祺等 誥命及封號健即率同
僚上言竊惟異端不信 誥命封號不當與夫 誥命
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乃得
頒 誥况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
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
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予儒臣
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奏入皆報罷

世宗嘉靖九年科臣高金因撒姚廣孝配享遂上言請革
方士邵元節李得晟二真人號 上怒曰真人封號已
久何以至今始言必有嗾之者其逮訊之禮官言撒廣
孝以正祀典容元節以隆祈禳皆國典之大者 上悅
金獄少解 十二月癸巳秋八月原任朝天道錄司左
玄義張振通有罪繫獄仍贲之振通福建閩縣人幼嘗
業儒書早失父因入京依親禮部林郎中頗識老子錄
得爲左玄義正德十六年夏奉 詔裁革回籍作中興
詩二十首天降寶露詩一首白鵲呈祥詩二首白兔獻
瑞詩一首金臺八景詩九首武夷九曲詩十一首 皇
陵八詠詩八首輔臣贊 駕詩一首共一冊至是入奏

且云矜其愚不錄其咎當萬幾之暇曲垂采覽益加
宸翰 賜臣前序下廷臣議時禮部尚書夏言論其先
因寅緣冒濫陞職猥以鄙賤塵瀆 宸嚴至欲請乞
宸翰 賜之序文尤屬狂悖之極究其用心無非呈伎
眩名希圖叙用 上怒 詔送法司提問時論快之
十四年 上於 獻皇誕降宮中建啟祥宮以伸永慕
又爲清虛欽安二殿以祀真武爲天一門以嚴塵瀆
封邵元節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玄衍範志默秉誠
致一真人禮部尚書兼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摠領道
教事 先是封陶仲文爲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
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恭誠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四

二十七

四百五十六

伯兼管三宮摠領道敎事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大學士俸廕一子尚寶司丞時徽王厚爵遼王憲節亦自乞封真人授黃金印其印特大於國封之寶賜邵元節麟衣玉帶卒謚文康榮靖道士陶仲文以伯禮葬亦謚榮康惠肅壽皆八十二而四字謚千古所無二人偕得之隆慶初年同日削奪二十二年方士段朝用以黃白術干郭勛因得薦進用遂封紫府宣忠高士既而授羽林衛百戶久之伎窮反索勛賄撲死勛奴乃上書瀆奏上怒收繫獄論死竟貰之時陶真人得幸其子陶倣進九白堯肚香袍又陶世恩進小涵丹劉文彬進經驗仙丹王兆先進五色龜芝又進百花酒以

煖丹田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高守中進三元丹皆麋
附房術諸人俱以方士致通顯世宗晚年鬚眉脫落
及至大漸丹毒並作殊可痛恨三十九年冬十月兵
部尚書許綸獻家藏白玉蟾真蹟一卷四十年夏四
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
秘方是年十二月營萬壽宮爲齋醮之所自壬寅以
後上嘗居顯法宮玄都殿湫隘不稱欲建萬壽宮以
居閣臣徐階袁煇受旨而以侍郎朱衡董之盡括諸
部積帑晝夜兼工三月而成有壽源萬壽太玄仙禧諸
殿宏麗甲于諸宮上大悅命階兼支尚書大學士俸
廕一子中書舍人煇加少保四十三年秋七月王大

任姜儆以異書復命進侍講學士 四十四年胡大順
進萬壽全書及清霞玉粉丸大順陶仲文徒也既歸乃
撰萬壽全書一帙稱呂祖以箕授者及黑鉛取白先天
水銀煅成青霞玉粉之丸命子王玄與何廷玉因道士
藍田王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 上問曰旣云箕
書扶箕者何在田王遂詐 旨徵大順入求見 上悟
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 詔錦衣衛訊之楹即密疏置
殿楹中力爲申解 上怒 命司禮監并鞫得詐傳狀
皆論斬楹斃于獄

穆宗隆慶元年正月方士王金等下獄論死金初以修煉
黃緣真人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龜

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世恩及陶倣劉文彬申世文
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擒護國兵策
又以金石藥進 御倣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
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至是以 遺詔逮金
等鞠問遂皆伏法 四月科道官辛自修王好問等各
䟽言尚書徐可成黃冠雜沍侍郎郭文英匠作鄙役本
士論所不齒而尚書顧可學以方術侍郎朱隆禧以藥
物並冒 恩寵尤大得罪於名教侍郎張電以儒士習
書遂濫卿貳悉當追論以示創懲故追奪其贈謚 誥
命及仆 諭祭等碑 時吏部覆主事郭諫臣奏正一
真人荒淫不檢不當復令世襲宜行所司查議應否永

爲革除 二年正月 詔革正一真人名號奪其印張
氏自東漢建武中張道陵以修煉符水術起傳數世有
張魯者即史稱五斗米賊能攝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
魯之子元忠于道陵煉丹處設壇授法唐會昌間始賜
名真仙觀宋大中祥符間王欽若奏改爲上清觀元至
正中始封正一教主真人主領符籙事 國朝因令承
襲傳至嗣孫張永緒以濫縱聞附盜衰永緒死無嗣江
西守臣因言張職名 賜印不載與籍隱稅逃役公行
吞噬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爲裁革禮部覆如守臣言
請革其封號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清觀提點鑄給提
點印 上從之

今上萬曆七年周王在廷奏立祠祀熒惑大德真君及觀
音神請額禮科給事中張養蒙論其非禮 上命停給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四十

三

周禮